

现代文化语汇丛书

外来语

王立廷 主编

胡晓清 著

外

来语，作为语言间互市贸易的产物，在今天人们日常的语言交往中占据更大的比重。你知道『琵琶』、『喇叭』等一系列冠之以『国乐乐器』的名称原本来自异域吗？只要我们对语言现象留心，就会发现现代汉语蕴藏着一座外来语的宝库！当我们享用着餐桌上的『葡萄』、『石榴』，嗅着窗外『茉莉』的花香；或者，当我们品尝着西式的『鸡尾酒』，唱着『卡拉OK』之时，别忘了，这些外来语已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新华出版社

外来语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来语/胡晓清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5

(现代文化语汇丛书/王立廷主编)

ISBN 7-5011-3949-0

I. 外… II. 胡… III. 外来语-通俗读物 IV. H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098 号

外 来 语

胡晓清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插页 2 张 12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11-3949-0/H·10 定价: 9.80 元

《现代文化语汇丛书》总序

几年来，我们在磨难重重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终于得到了令人宽慰的回报：从现在起，《现代文化语汇丛书》开始分批分册出版了。喜庆勾起了感触，觉得有几句话需要跟读者诸君说一说。

我们这套丛书包括《称谓语》、《委婉语》、《吉祥语》、《秘密语》、《民谣语》、《骂詈语》、《外来语》和《缩略语》等8册，研究这8种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同名词语。这些词语古已有之，但我们的研究重点则放在现代时期。

研究这8种语汇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能开拓语言的研究领域，或对某些问题进行有价

值的探讨。总的说来,学术界对这8种语汇的研究还是薄弱的,有的刚起步,有的甚至至今还受到冷落。据我们所知,有的语汇如称谓语,有资料书,也有一些论文,但没有看到系统研究的专著;有的语汇如缩略语,只见书店里摆着资料书,却找不到有关专著;还有的语汇,甚至连资料书也难看到,更不用说专著了。我们要研究,就势必要“开生荒”。比较起来,研究状况稍好的是外来语,有资料书也有专著,但即使是这样,也仍有许多缺环需要我们去补充。如果把这套丛书写好了,那就会弥补语言研究中的许多缺憾,至少会为学术界提供值得参考的见解和资料。第二,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轨迹。有位学者说过,语言是个变数,社会也是个变数,语言和社会向来是同步变化的。语言和社会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折射到语言中来。有人说过:研究外来语,能窥见汉唐盛世的景象,能听到古代入主中原的各族的遗音,能寻觅到域外宗教传播的见证,能感受到外国科学文化对我国的撞击……这话虽文了一点,但道出了实情。再如,民谣语不愧为

一部高度凝练的民间正史，它真实地勾勒了社会发展的轮廓，生动地反映了历代人民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生活。同样，其他几种语汇也留下了社会发展的印记。这说明，写好这套丛书，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复杂多变的社会和历史。第三，能帮助人们加强文化修养，提高表达能力。有这样一句话：人们真怪，对于身边的重要东西，有时竟然熟视无睹，至少是了解不够。我们想，这句话对于这8种语汇也是适用的吧。譬如说，缩略语的范围，秘密语的性质，吉祥语的文化意蕴，很多人是不清楚的。看过这套丛书后就会有所了解，增进对语言的认识。现在讲究精神文明，要求语言美，如何使用称谓语、委婉语，如何正确认识骂詈语，就有必要探究了，看过本丛书的有关论述，就可能受到启发。认识的深入会促进表达能力的提高。本丛书的课题来自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而研究成果又反转过来为社会生活和人们交际服务。

既然这套丛书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要写好它，写出特色来。我们所追求的特色，就是

0111111111

目 录

《现代文化语汇丛书》总序	王立廷 (1)
一、外来语, 语言间互市贸易的产物	(1)
(一) 从异族躯体中汲取养分	
——外来语的成因	(1)
(二) 识尽“庐山真面目”	
——关于外来语的界定	(7)
二、外来语, 投胎于汉语中的词语	(18)
(一) 臣服与反叛的二律背反	
——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形式及	
外来语的汉化过程	(18)
(二) 五花八门, 异彩纷呈	
——外来语的分类	(38)
(三) 走出象牙之塔	
——外来语的行业性及其	

向全民性的嬗变	(50)
(四)外来语的最佳归宿	
——外来语彻底融入汉语的途径	(59)
(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外来语对汉语的影响	(66)
(六)消融的文化,不散的灵魂	
——外来语在民间的遗留	(75)
(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谈外来语的规范化	(81)
三、外来语,折射异域文化之光的	
粒粒珠玑	(91)
(一)刀光剑影的较量	
——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等	
民族语言在汉语里的投影	(91)
(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	
——西域诸国语言对汉语的贡献	(98)
(三)鸿雁踏雪几爪痕	
——蒙满文化的进袭与消退	(112)
(四)群星闪烁,璀璨生辉	
——姓名外来语一瞥	(119)
(五)任尔东西南北风	
——通过外来语透视汉文化	(135)
(六)溢彩流光,浮想联翩	

——鸡尾酒文化探秘	(142)
(七)深入汉人心灵的佛国之光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及 对汉语的影响	(149)
(八)走向上帝,走向真主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对 中国的渗透及对汉语的奉献	(158)
(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近现代西方文明之波漫向 中华大地	(169)
(十)跳荡激越的音符	
——当代外来语涌入特点及 其心理透视	(176)
四、外来语,于运用中散发着 迷人的芬芳	(183)
(一)字里行间溢出的异国情调	
——唐代诗歌中外来语的运用	(183)
(二)谁持彩练当空舞	
——谈文学作品中 外来语的使用	(194)
(三)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言语作品中外来语的鉴赏	(205)
后记	(217)

一、外来语,语言间 互市贸易的产物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现代汉语中竟蕴藏着一座外来语的宝矿。惊奇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来自异族的外来语是如何进入汉语内部的?哪些词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语?让我们来一一探究,去揭开这些谜底吧!

(一)从异族躯体中汲取养分 ——外来语的成因

汉语吸收外来语或者说汉语中外来语的形成有其内在的与外部的原因,也有着政治、社会、心理的不同背景。

从内因上讲,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汉语也不例外。汉语内部的发展规律要求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互市贸易,以吸收新的词汇成员,补充自

身表意的不足,丰富汉语词汇系统,促使汉语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以保持汉语永远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语言自身的发展需要便成为外来语形成的内在原因。正如语言学大师萨丕尔所言:“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对他们自己满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要想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① 汉语正是在与异族语言的不断接触中吸收外来语从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外来语的形成光有内因还远远不够,外因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政治、社会等各种原因,两个民族间互相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彼此产生了交流的愿望。交流时,“在运用本族语言的人有必要谈及外语所有,本族所无的词所指明的事物时,如果他不能或来不及运用本族语言的原有材料去创造合适的新词的话,他就会把外语的词吸入本族语言里来,给本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加入外来成分。”^② 这种不同民族间的接触及彼此间交流的需要就构成了汉语中外来语形成的外部原因。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18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高名凯《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语》。《光明日报》1962年7月3日。

汉族在历史上和诸多民族进行过接触,这种接触有时是友谊的,有时是敌对的,但它们都从外部促进了汉语与这些民族语言间的互市贸易,为汉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语。从汉族与异族交往史中即可窥见外来语形成过程中外因所发挥的作用。

在汉族与匈奴的交往中,人们除了记住了双方的频繁交战外,还无法忘怀一个传奇的中原女子——王昭君。随着幽咽的琴声,美貌绝伦的王昭君莲步款款踏上了尘土飞扬的旅途,为了汉与匈奴间永久的和好,远嫁他乡,与呼韩邪单于一道走向塞外,奔赴自己吉凶未卜的前程。这是汉与匈奴长期兵戎相见中一个和平的音符,长久地激荡着中原大地,也给“中央之国”的汉语言增添了很多“胡”地的色彩。在现代汉语中,“胡萝卜、胡琴、胡扯、胡说八道”等以“胡”为修饰成分的词语屡见不鲜,而很少有人知道,“胡”即是“匈奴”,源出于波斯语 Huns,本是匈奴的自称,后用来通称非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并逐渐引申出“异族的”和“蛮横、不讲理的”两种含义。刀光剑影的胡汉交往史不仅留下了王昭君亮丽的背影,也留下了汉语与匈奴语撞击的亮片——来自匈奴的外来语。

而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汉与西域长久的阻隔渐渐消弥。张骞一路风尘,历尽艰险带回了异族的友谊,也为汉语言带来了表示新事物的外来语“葡萄”、“苜蓿”

等等。这两种许多人以为土生土长于汉地的植物之所以植根中原,实在该拜民族间交往所赐。至于这两个外来语的准确语源至今仍众说纷纭。比较合理的当属劳佛尔(B. Laufer)的构拟,即“葡萄”来自大宛语(伊兰语) *budāwa* 或 *buḍawa*, “苜蓿”源于大宛语的 *buksuk* 或 *buxsux*^①。伊兰语现已亡失,但藉由汉族与东伊兰民族的交往,汉语保留下了这一亡失语言中的合理成分,成为沿用至今的汉语外来语。当我们再次端起葡萄美酒,吃起苜蓿炒肉时,不得不从内心感谢汉族与西域交往的最早牵线者——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汉族与匈奴、西域诸族的交往中,汉人始终以“中央之国”的身份自居,而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交往则最后以汉人被统治而告终。这些民族军事、政治上的优势更是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外力,给汉语中外来语的形成增加了有力的外部条件,使这些民族的词语或多或少地进入汉语,成为当时时代的缩影。如“可汗”(源于突厥语 *qaghan*)、“萨满”(源于女真语 *saman*)、“驿站”(元代时称“站赤”,源于蒙古语 *ja-mci*)、“胡同”(源于蒙语 *gudum*)、“福晋”(源于满语 *fujin*)、“萨奇马”(源于满语 *sacima*)等外来语现在仍被使用,使汉语的表意系统更加丰富完善。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23-25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鸦片战争的烽烟一起,中国与西方诸国间封闭的大门被大炮轰开。西方列强挟带着武器与文化思潮滚滚而来,给中国历史增添了洗不去的耻辱,却为汉语吸收外来语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契机,给汉语增加了新鲜丰富的养分。直到今天,由于汉族与西方的接触,汉语中来自欧美各国的外来语仍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如“雷达”、“马达”、“泵”、“拖拉机”、“卡宾枪”、“尼古丁”、“苏打”、“幽默”、“吉它”等等。

通过以上汉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史的粗粗回顾,我们的确不难看到,正是这些交往使两个民族产生了交流的需求,从而为汉语带来了大批外来语。如果没有这些交往作为外部促进力量,那么汉语只靠内因的要求吸收外来语,其数量将比现在少得多,其进程也将比现在缓慢得多。

汉语由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从异族吸收了很多外来成分,而这些外来成分能否顺利地 in 汉语中“安营扎寨”,成为真正的外来语,则需经过时间的考验。如果被吸收来的外来成分在交际中使用的频率太低、使用范围过于狭窄,那么这些外来成分大多会逐步从汉语中消退,成为昙花一现的临时词语。如来自梵语的“娑陀力”(音韵学术语,“平声”之意,源于梵语 *sādhārika*)、“鸡识”(音韵学术语,“长声”之意,源于梵语 *kai śika*)、“沙识”(音韵学术语,“质直声”之意,源于

梵语 *sāsika*)、“沙侯加”(音韵学术语,“应声”之意,源于梵语 *sāgikrām*)^① 等词语现已彻底退出了汉语的舞台。

有时,虽然外来成分在汉语中仍能起到一定的交际作用,但人们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成分构造的新词语,比原来吸收的外来成分更适合汉语的表情达意,那么汉语自制的意译词往往会取代原来吸收的外来成分,使这些外来语失去在汉语中生存的空间。比如佛教用语中音译外来语“泥犁”让位于意译的“地狱”、“羯磨”改用了更合汉人口味的“业报”、“迦陵频伽”换成了“好音鸟”等等。或者意译词语与外来语各自占有自己一定的使用区域,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发挥不同的交际作用。如“娑罗”(源于梵语 *sāla*, 一种树名)有人改译为“木棉”(或木绵),但至今“娑罗树”与“木绵树”仍和平共处于汉语世界之中。

在外来语形成的外因中,有些是政治、军事的因素,如汉族与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满族的交往中,政治的强制作用相当明显。人们不是自愿与异族接触,自主地吸收外来语,而是在战争态势中、在异族统治下被迫与异族人交往,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来自异族

① 高名凯《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语》。《光明日报》1962年7月3日。

的一些语言成分。而另外一些时候,汉族与异族的交往是主动积极的,由于社会的、心理的原因,人们发自内心地要吸收来自异族的新事物、新概念,汉语便丝毫不牵强地从异族接纳了许多外来语。比如汉语从西域诸族语言中吸收的外来语、汉语由当代西方引入的外来语即都是自愿吸收的外来语。

总而言之,由于汉语自身发展的需要,更由于汉族不同时期与异族交往所引发的交际要求,汉语不断伸出自己的根须,从异族躯体中汲取养分来滋养自身,从而使自己日益蓬勃兴旺。同时由于汉语与其他语言间长久的、永不消失的互市贸易,使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外来语体系。

(二)识尽“庐山真面目” ——关于外来语的界定

一提外来语,人们经常似是而非地把它与外语词语混为一谈;或者无法辨别意译词语与日源汉字词究竟是否属于外来语的阵营。因此,要认清外来语的“庐山真面目”,先要拨开笼罩在其身边的层层迷雾。

1. 彻头彻尾的洋人——外语词语

台湾著名的物理学家刘海北先生在其《语言的混

血》一文中曾引过一段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的讲话：

“这一个 event, 因为有太多的国家 involve 在内, 所以美国把它当作一件 special case 来处理。President Reagan 认为美国的态度必须强硬, 他认为如果这种 situation 再持续下去, 即将召回驻 UN 大使, 来表示美国的 dissatisfaction。他目前仍需要更多的 information, 来帮助他做一个正确的 decision。

这段话中引用了大量的外语词语。这些外语词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在汉语世界中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而是完整保留了其在本国语言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词语不是外来语, 只是替换了中文的外语词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外语词语与汉语语言直接混用的现象呢? 我想, 这里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 一部分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人, 思维受所操语言的影响渐渐西化。当他们回到本国重操母语时, 很多语词概念无法迅速由外文转成中文。为了表达的连贯性与准确性, 他们只好将外语词语引入谈话。这种中西夹杂的话语一方面给不懂外语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另一方面即使熟悉外语者也会觉得这种话语疙疙瘩瘩、别别扭扭。如果转换成纯汉语的语句, 感觉上会顺畅得多。比如上文引过的内容如果纯粹用汉语表达, 即成为一段一目了然的话语: